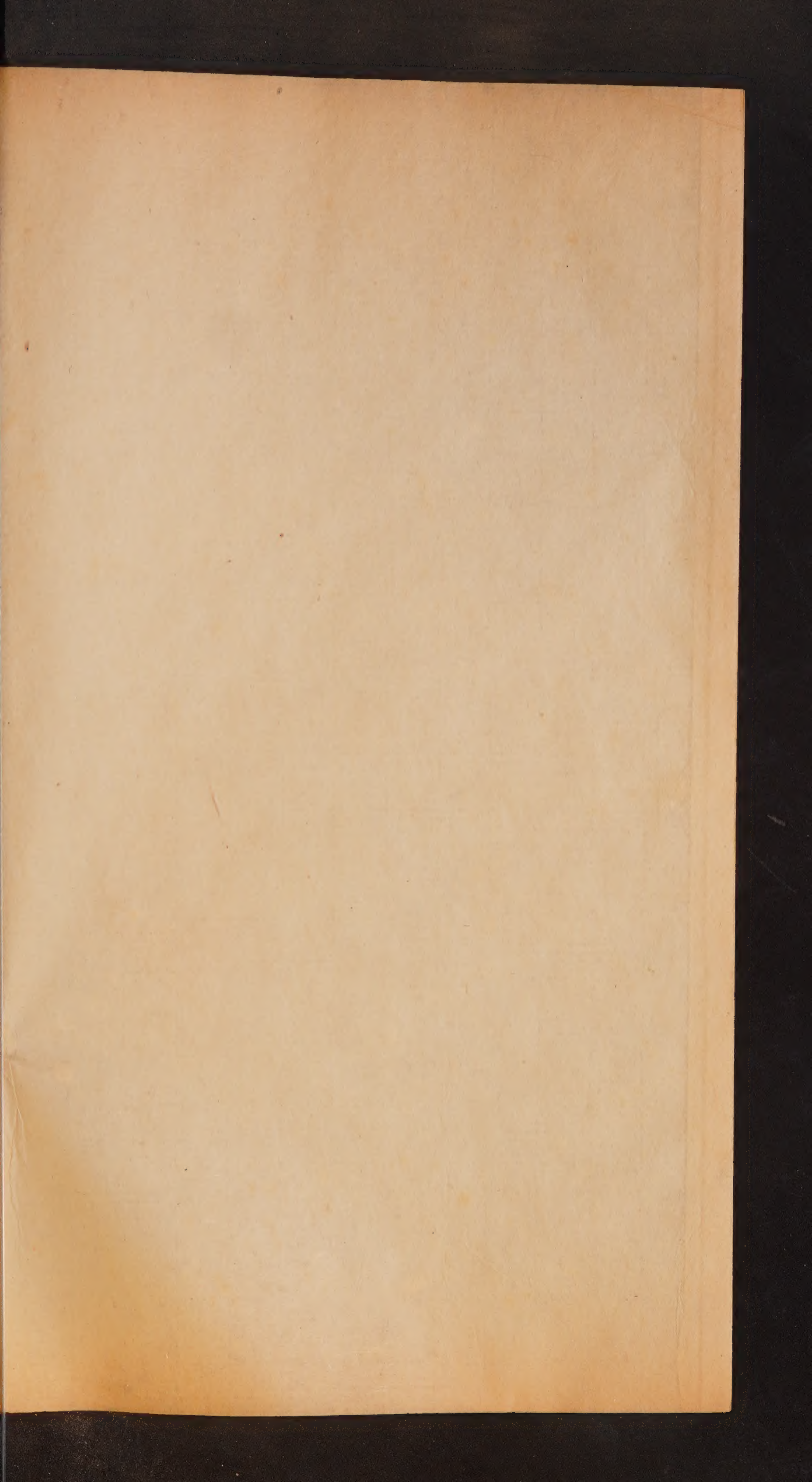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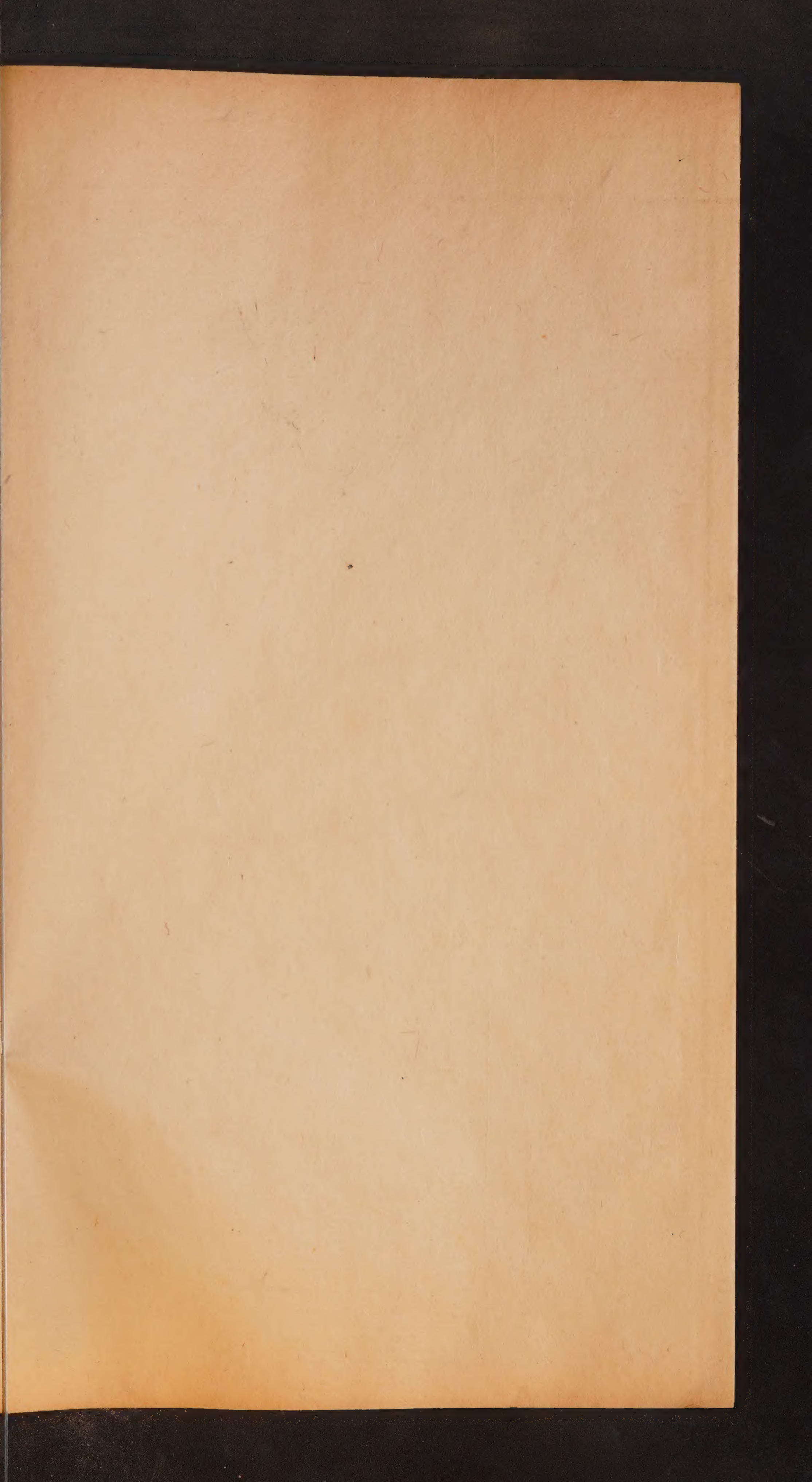








公論逆瑾謫龍場驛丞諸土夷雅知重之貴州宣慰安氏壤與龍場接時時使致餼帛粟肉會安氏陰通土酋欲叛朝廷守仁因作書貽之此第二書也

王守仁荅安宣慰書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于娼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于　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息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

其詞氣甚婉而議論甚正利害禍福曉諭甚悉安氏得不惕然悔也

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抄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適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

僻處遐方必不能敵全盛之 中朝明甚偏據一隅必不能當環列之羣雄又明甚一支孤立又必不能當族衆之圖我益明甚安氏得無寒心哉

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令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

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彌方典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旣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守仁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王世貞曰土酋阿賈阿札叛安氏陰與通事且聞撫鎭矣守仁作書抵安氏道利害甚悉安氏始皤然悔得以無搆兵者守仁力也

張以忠曰公當播棄之餘而猶惓惓爲國消彌邊釁若此豈以放逐而忘朝廷者哉其書婉曲曉暢利害洞然尤稱辭命妙品

文多變化曲折而筆力清嚴立意醇正自是作手

序次有法

宕入法圓而勁

象廟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

文氣如貫珠而老筆蒼然更自高越

借周公管蔡說識論竒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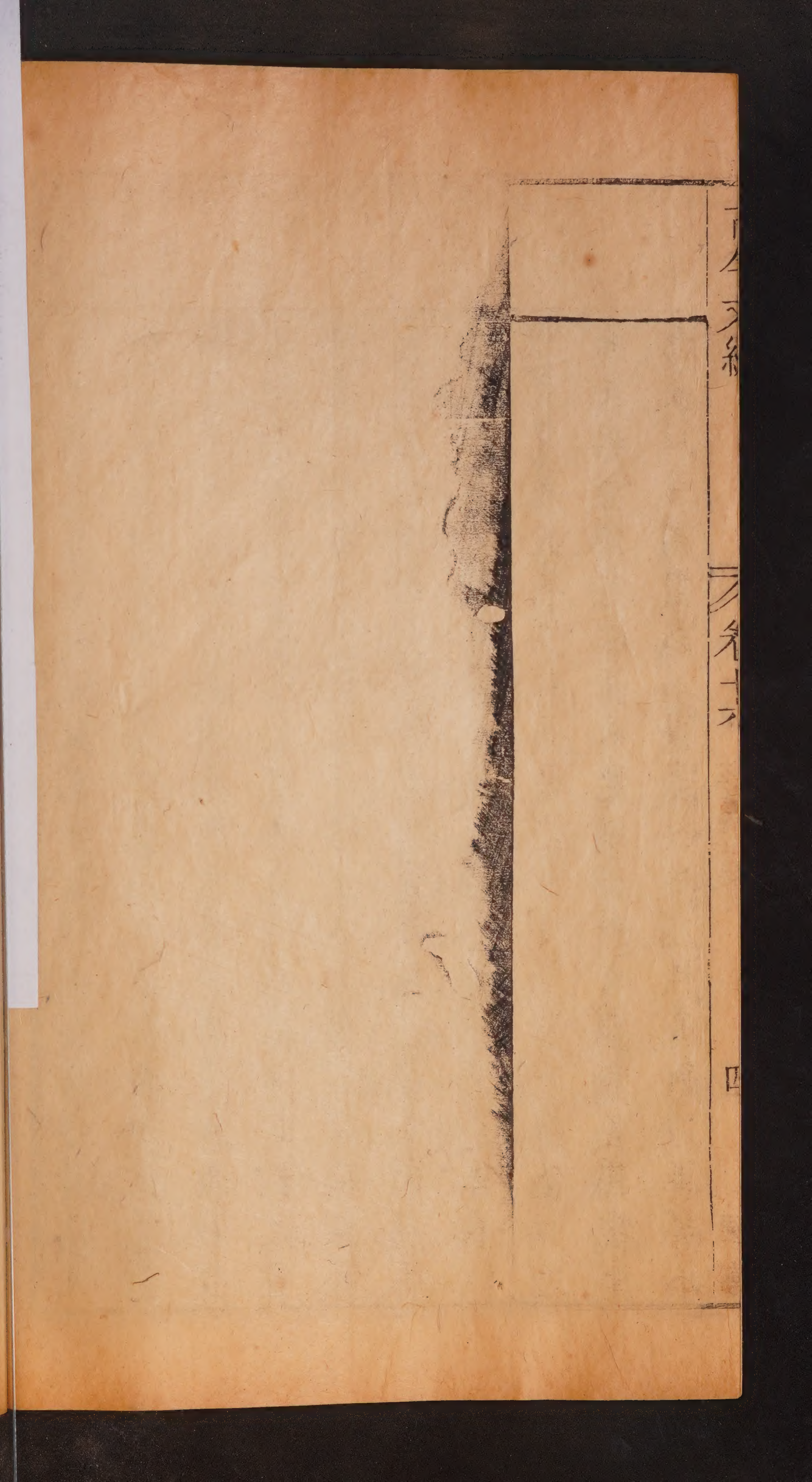
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旣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

夷之化象歷千載勿改必自有說此推原一段尤妙

又轉出一層議論

以見象之見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歿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張以忠曰轉據推宕一氣鼓鑄絕無縫闕而格法尤深老自是傑筆



援引牛山峴首二事以見山水之勝古今賢愚不能領略者多矣彼縱富貴功名凌厲一時不如已登高望遠之樂眞也俯仰太息憮然情深

王愼中遊清源山記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於清曠寥廓之表。而窅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佐相語悲咽憮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瞻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日之懽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樂而哀以身爲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於不

頓挫豪宕逸韻播流

風神轉側妙極情致讀過此段如閙熱塲啜清涼露

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爲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於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喜功名之甚冀於垂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履崗齒峯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爲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崖翠壁發舒氣象而凌薄光景亦導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酬乎豢佚之驕羨倦乎動伐之勞勤思取樂於山水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

波流瀠洄曲而有味婉而多風

其所都厚與所挾之高起於濡戀矜顧而然耶富貴功名者之於山水其果不可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予嘗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者往往撰肴酒躋山之顛就予而飲食之因輒相命為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窈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為恡也顧視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儐從峴首之賓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於時習於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為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為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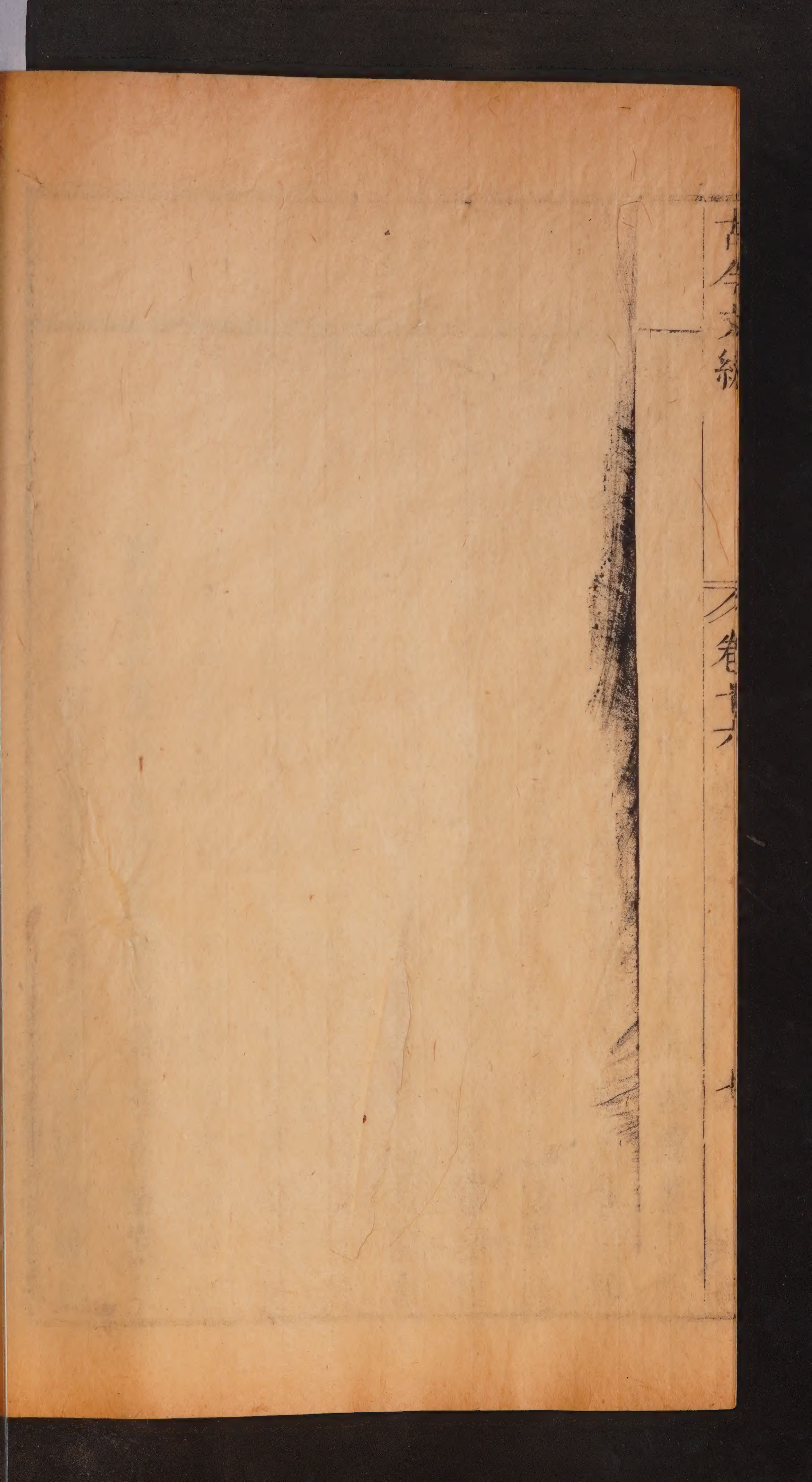
勘破千古襟懷瀟灑

卒為吾有吾雖困於世於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於此彼富貴功名者於天下之欲窮矣而於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之君而桓赫震耀聲烈被於江漢颸乎為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於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為少與既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張以忠曰景公戀齊國之富牟叔子戀後世之名雖賢愚判然要之總一濡戀矜顧之心所結故名山勝槩不以為樂而反以生悲烏知富貴功名浮雲逝波耳孰若登臨攬勝以

山水娛心之足樂也然此文低徊俯仰極

超曠處正極感慨處味之言外自知之



皇祖封建本支翼衛磐石皆據名藩控要害分制海內國置相傅官屬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冕九旒服九章車旂服飾僅下天子一等至建文間詔王國所在惟國事聽王文武吏士聽朝廷王不得節制云

鄭曉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　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經始慮終防胡爲急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　文皇英畧益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葆塞山戎爲寧王度榆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爲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

敘次最有變化最有筆力錯綜磐錬何遜馬班

皇祖深意故在此

爲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爲慶王兼殽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坰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宮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於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軺輪不絕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部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

建文時失在削奪太驟諸王惴惴危懼人不自保故○成祖靖難之師藉之而起

齊谷俱廢庶人國除

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控表宋侯之所以晝策者也迨其弊也盤石雖堅髖髀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雉罹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勅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　天子攬綱結網夔臯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傅終老於梁園懿親絕宗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

天潢宗派日繁而朝廷祿米日益公私交困久矣更化善治誠不可緩

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圖土之收未聞甸師之戮至正德中寘鐇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號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即祿歲增民財日窘至有

經世君子宜為深計

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髮者矣嗟乎驕溢則横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畧叙先朝典制爲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戒焉

張以忠曰本朝分王諸子錫之國而不予以疆土班之祿而不授以人民兵衛有防出入有禁制誠善矣然累葉以來宗支日衆祿不不給草莽之士不思 國家敦睦至計妄請限生限封是不啻夷之𨽻也天子展親之謂何天下之大一夫不獲猶當急爲請

命況乃宗盟忍膜外置乎但使 朝廷之
上清華冗員各衛所悉汰罷老軍士豈不
歲省度支百萬而顧沾沾計宗室乎賴
聖明天子採納群議肇開科目俾諸宗人
得竝選舉至于秉耒服賈又豈有禁焉庶
乎宗支困憊得以蘇息而 國家敦睦
族之典不屬虛名矣不億孫子于萬斯年
共享福祚靈長之慶恒必繇之

開國諸臣從太祖剪削群雄北驅胡虜底定中夏豐功茂績勒之不朽然武臣不知持盈循軌而或恃功驕恣犯法干紀因而上下猜嫌功過不掩誅夷赤族往往株連藍胡二黨芟除殆盡洎乎靖難存者公一人侯二人而已嘉靖間始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我朝初起淮甸旋定江東收拓疆宇統一華夏滅漢之功爲最取幽燕次之次汴洛秦晉齊魯次吳次閩越次蜀又次滇南當是時功臣封者食租衣税雖不得分土臨民而鐵劵實綸天盟廟授追崇之禮過于商周世宥之恩寛於漢魏矣 高皇帝撫運開天刑用重典藍胡謀雪誅鋤萬數相國慘於繫蕭督府嚴於誅越豈非功高過大疑積釁深人主卽欲包荒法吏致其深詆寵祿浚剝宗姓殲夷勢運然也況革除之後輝祖以守義釋罔景隆以負國淹繫江陰失律

續封侯四人伯一人世其爵侯幾不失功賞世延之意云

今世爵惟靖難及諸征討有功居衆間國諸臣子孫乞恩嗣爵往往不許

遼西長興襄師眞定越巂安陸之流乍承收復終歸泯隷故其存者魏西平武定三家耳　成祖靖難以九門灞上白溝滄州藁城夾河靈壁七戰論功巳而北驅殘虜南縛交酋西靖羌番東捕倭韓舊恩新績降胡厮養往往登封洪熈宣德文教漸張九伯皆特韃靼塞合騎從征頗稱不僭正統景泰天順間醜戎猾夏奸黨貪天巳巳丁丑剖符益衆未幾誅奪存亦無幾成化時國家治平屯細柳出居胥雖師律尚嚴而簡闕多濫以故傳世者鮮弘治熈熈愼名與器封者無聞焉正德間汨靡典章黷濫極矣　今皇帝洗

追錄元勛釐
華恩澤二事
均曠代軼舉

滌乾坤光復　祖憲　登極之詔首錄擒反者宸濠
功已而秉鬯宗禋顧瞻烝侑悼念元勳與滅繼絕五
姓續封於斯善述若乃外戚恩澤封者洪武永樂未
之前聞增壽雖　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殞命　廷
闕　長陵悼念子封定國至　獻陵即位杲始以
昭后恩封　裕陵又封杲弟昇自是進紀褒中更相
援引　今皇帝若曰營丘以鷹揚裂土建戚以馬歃
受盟后家封爵　皇祖未有典制魏定封公雖緣戚
里實開國靖難佐命功臣彭城惠安軍功居半可世
如故他皆宜革徙以　先朝恩命錄之且終其身自

是慶陽大和皆罷封。稍稍陳乞或得都督都指揮指揮云。今攷　累朝封者公十八人。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人。王一人。外戚公一人。侯五人。伯十一人。凡二百七人。乃今世及者纔四十四人。其以文臣封者公一人。伯八人。不得嗣者乃七人。畧考其狀世次。爲異姓諸侯傳。令後世得覽云。道德勳庸最著者。錄諸名臣記。

袁以忠曰漢迄孝文異姓已盡我明垂三百年勛臣永世勿替故國世臣庶其在此紀中具述勛蹟本末存鷹揚之烈且彰垂制之善云

大祖初得天下于洪武元年卽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編纂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典節具在

皇明三禮述序

太祖勤民育物敬共明神博考經誼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壁於周經我則变焉而侑 仁祖太公遺於漢寢我則廟焉而祔宗人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缺禘嘗之義蓋其酌今古通幽明絕地天和上下時因而損益沿於七代時革而革可考於三王殷殷乎秩秩乎撫世宜民神道設教不可以有加矣當是時議禮之臣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韶鳳諸君子皆能尋則裒形取法華渙條之品式以授祠

國朝

刪酌益損非歷代所能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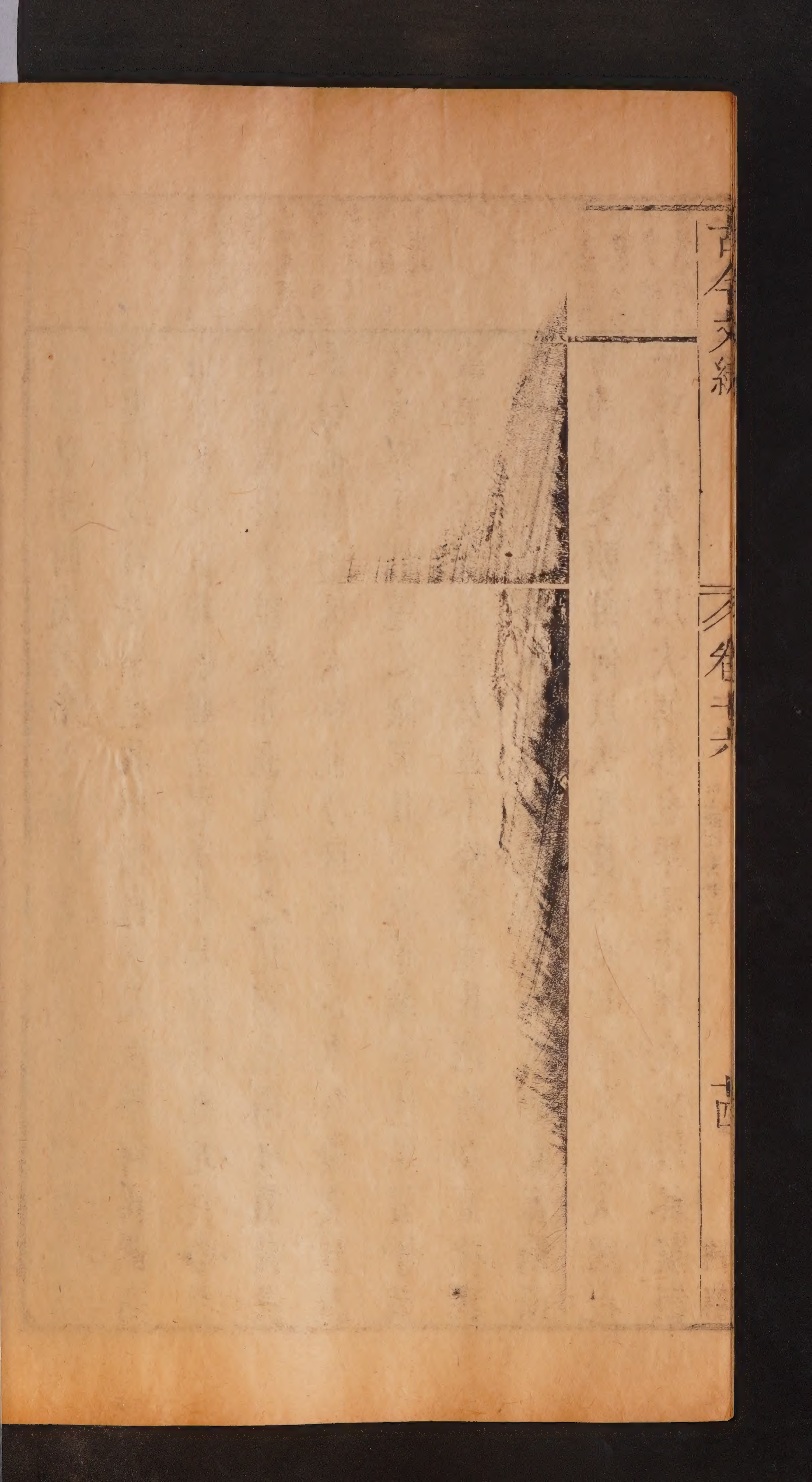
不有聖明孰與釐正

官雖損之益之未必盡復古先聖王之舊而仰贊聖猷一洗汚俗凡其矯誣妖誕褻鄙僾黷奇衺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制而曲防之豈非猶夏之禍烈於九黎棐常之功艱於二正時與勢然乎必欲咨三禮於四岳倈兩生於百年迂遠而濶於事情矣　列聖相承式遵成憲建文撤　仁祖而郊　高皇　仁宗因　高皇而進　成祖追至　憲宗升祔有祧寢之議　孝穆登饗有奉慈之議情文恩義固有不得不然者其他稍有注措不過微文細故之間而已今皇帝天德高明學聖純邃孜孜三重休洽百神郊

嘉靖年間祀典再訂故云然

禘廟祧社稷禖雩帝王聖師雲雨風雷岳鎮海瀆農桑醫牧老君仙子山谷水伯司舟宗匠靡神不舉商宗肜日徒云豐昵周王雲漢僅爾弭災孰若 今皇帝發九世之積德而垂萬世之常經也嗚呼盛矣

張以忠曰自胡元馭世禮壞樂崩神人胥棼古聖典禮蕩然無遺我 太祖撫有天下聿稽古制爰定祀典截然釐正叅斟酌百王垂法後世永永無斁實在于此是誠歷代以還無復有與並軫者



皇明四夷考序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聖世有事外夷者苟恃中國盛强開釁生隙則將荼毒生民虛耗財力而又不必得徒自虧損國威耳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華蘭台已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

高皇諭曰諸小蠻夷阻越山海不侵中國無煩用兵

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然亦時時擾邊寇悲不息

也非勍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艘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屢屢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入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

本朝外夷之患皆中華逋寇導之是故慎封守固疆圉不授以可窺之隙策之上也

宸箴廟略莫過于此

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天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盡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張以忠曰蠻夷猾夏自古記之然中華無釁未有輒起而寇患者我 皇祖統一海內防禦諸

國朝

夷往往寧輯　列聖以來承平日久文恬武嬉邊臣無安攘之策有生事之釁柄臣無帷幄之謨有蒙蔽之寔賄賂公行徇私刑賞備禦寖弛諸夷昌熾寇塞侵掠不少休息蠢爾建夷馴致陷我內地使中國生靈殄瘁物力耗竭德威既損疆圉亦蹙召釁啓禍寔自中朝奈何當事大臣徒知朋比娼嫉而安邊固本之策泄泄焉寘弗講也

高皇驅胡出塞威震漠北虜猶擁衆寇邊不少休息況今日武備浸弛而可長保無事乎

永樂七年淇國公等五將軍出塞盡敗沒于臚朐河

皇明北虜考序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凉殲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圍殘我吏民掩我將較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五帥不還 文皇赫怒仗鉞四征雖嘗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匏繫於掖庭本兵雉經於私第榆木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峯之役薄伐山

己巳土木之變　皇輿北狩廟社幾危豈非權璫擅政當国之臣無遠猷以至此

天順復辟之年也先爲其下所殺

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訹謾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朱幣戎心狡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酋鼠垣墉旣潰覊靮弗虔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軿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迹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弑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邇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爲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顧茲

勤兵遠略而不得要領何如保障固圉之爲得

譊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爲之解體不惜大寧與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携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摭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穹廬至璽書勑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强此討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闕庭知我

時上銳意討虜內官力贊兵書劉大夏不可乃止

上親督軍禦虜于應州斬虜十六級而我軍死傷六百餘乘輿幾陷然以功陞賞者九千五百五十五人

地利闕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巳未庚申妖纏昴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孝宗發憤召見公卿郎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巳巳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益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 今皇帝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彼善憂者以為近

庚戌之變幸虜志在刼掠無意權圖不然不將踵己巳之轍乎塹于此而廟筭邊防惡可不慎

言國家之盛正見不可常恃以爲治安

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爲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闖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虔紫荊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敵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蹙國於安史豈若我　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

旣箴天子以宸修復責大臣以補衮可見制治保邦不在戎狄而在廟廷矣爲君若臣者幸三復于斯言

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玁狁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皐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張以忠曰維我　皇祖驅胡塞外然當是時虜猶盛強時時患邊　成祖掃穴犂庭亦未能盡殲遺孽曁乎已巳宗社幾危馴至庚戌都城埀陷自是以來雖羈縻勿絕虜情叵測安知不伺隙蠢動乎當國者當思順治威嚴保國家無疆之治毋徒偷安旦夕可也

文皇本　高皇親嫡子靖難之舉盖非易姓革命之比而守義盡節之臣之死靡他亦族罔悔方陳鐵懸而外殆二百人彼豈不知一署名推戴則富貴勳名可自樹立而必不肯偷生昧義如此向非我　皇祖以禮義廉恥礪世磨鈍曷

鄭履淳建文遜國臣記叙

高皇親賢好士砥礪英豪雖戡亂尚嚴威行罔貸而氷霜雨露實均造物之心天下鼓於向往建文繩武敬體益敦人重名節士惜廉耻試觀革除遺事當時死義之臣何多考書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也　文皇仗義周公師陳江上金川不守本　高皇帝親嫡子豈易姓比況英毅豁達遠邁建文使智如管仲以忠　高皇帝者忠　文皇他日齊名楊蹇亦無不可胡乃甘節於赴鼎取適於捐生宗嗣奄滅而守不移朋屬既殲而心不動精金以百鍊益勁長河雖萬折

有是哉則洵矣作人之化不可誣也

諸臣事蹟具列記中

正統巳巳帝親征北虜至土木六軍覆殁帝遂

必東壯烈泣鬼神血誠貫天日方陳暴鐵之節尤為皎皎而周景諸公相時委曲終完大義他若知名無考有迹無名者不可勝數又寧無名迹俱泯詩不見於蛾眉幾豫決於色舉者乎蓋自推戴留名外人人苟息豫讓矣此其浩然天植夫豈聞彼伯夷古稱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臣竊謂 高皇作人之化更為過之書曰旣歷三紀世變風移 高皇變夷為華誕敷文德茲方三紀而養士之報若此自是以後四十八年乃有巳巳之變去戊申十八餘年德教愈深宜有文丞相李侍郎者光我中華盛於建文可也於時

蒙塵事具載國史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士以節見非國之幸也然素所樹立固亦有可下者

死綏授命之士寂無聞焉豈人不古若遠大相異乃爾耶夫平時危言潔行與臨難抗節死忠其致一也己巳以來文百二十年廷臣危言潔行固多可表求其格心善俗歷歷如漢長孺唐韓休宋田錫歐陽修者殊未易得即得之未安於位也度之濟難槩可知矣嗚呼人才關氣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之隆替翁故詳遜國諸臣以附名臣不惟彼之不可泯亦見此之不可忽有風教之責者庶其感動於斯也

張以忠曰靖難時死義諸臣雖抗 文皇爲可罪然其精忠峻節上齊七曜爲國之光多矣隆 國朝

慶六年　詔革除被罪者咸建祠予祭褒
奬恤錄此記因作于嘉靖年間故未及載
焉

鍊字琢句製調傑然秀異卓絕等倫

奇邁之氣可薄霄漢一經鍛鍊遂竟神鎔氣恬

其才其學其識不讓北地而所造則負絕者亦才之所至然也

李攀龍青州府志序

夫志也者志也方志是事而已欲善之以有所取義作者之志也青州爲郡其事則詩書周禮春秋國語史記管晏諸書君子得以識其大者其取義則所謂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爽鳩氏邈矣先王彊理天下尚父方就國而萊人爭營丘罷侯置守分領併隸不常所治何以按籍如指諸掌作二十有二圖與沿革表爰始賜履自天子命田和請立挾濁澤之遇漢諸王子廢絕半之迄今親賢隱惟藩屏有司庶長更至迭謝與高國世卿異矣鄉

古徤名雋

曲折爽亮

好調

有關係語當事者胡可不一寘之慮也

舉里選明經射策之制興焉作封建職官選舉表熒惑守虛釋究振老龍鬭馬山之陽乃詭天是使比論行事不遠明威作星野災祥志海岱維青州鎮曰沂山淄澠流惡安得決擭洛之水汁肥自穢而放于瑯琊比先王觀太公報政禮從其俗寬緩闊達紓之平易中具五民而地重難動搖六十牧豕固陋性成方願罷西南夷不置蒼海郡安得布被爲而曰齊人多詐也今自見采金煮海之徒不可動搖不知我無以制其命乃惟其俗之罪作山川風俗志雞鳴犬吠轂擊肩摩然陰雍長城暨池龍夏二分之一非穀所生

融裁古雅妙極天工

奇藻而結撰有法

音節鏗然

曲宕神雋絕去痕跡

克服其政亦既富強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南多山谷登降之萌上斷輪軸下釆杼栗其餘鹽絺海物維錯戶登則田治賦平則產息三者相成以官山海即升葵丘壯冠裳之會入石室採文字之原賢者亦有此樂矣作戶口田賦物產古蹟志著定而官君子所繇以基命寧一而出政治之位中國授室羣萃州處以就閒燕言必敬義有社稷焉祝使薦信堯之五吏安用覡脯靈山河伯無所為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昔稱節制技擊為之不教而戰安謂怯于衆鬬郤流賊數萬騎亦繇人自為戰議者謂顏神可城而不可規

國朝

鑄鍊工苦

此處用調又變

古今未經吐之妙句纍纍不竭眞一代文龍

爲縣蓋以官具則民匱而險不爲用穆陵之勝是稱四塞閔以稱兵足備宅盜桓爲游士奉之車馬國家一統承流載道察民疾苦使者相望疲于奔命置郵如綫作丘防城池關梁驛傳志掩齒寒塗振孳懷里愴焉示睦龍夏以北至于海莊門山之祠奚用牢筴爲哉觀孟嘗君之泫然于雍門周斯逼城而葬者未爲失之逢于何梱心路寢五丈夫見夢梧丘蓋已慘于堙微發掘之患矣齊魏之季實崇佛老有屹其棲伺我失道作鄉社陵墓寺觀志嬰之知景公不能用仲尼猶仲尼之知嬰不能使景公用巳尼谿天沮不

調法又变

高言名論傾之不窮而更有神撿

語愈名確筆愈崢嶸

鍊不傷神傳不傷氣則才之妙也

遇非人維諸侯享國從治以長大哉制辭寵靈篤敘九合一匡不可繼矣自餘取節繫于吏體士生其間卓稱達材左司馬伯公中大夫王邑富强之佐蓋姑置焉而况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作聖賢封建名臣官績人物傳相勸以趨義忠臣所難有激而累親孝子之過自公冶長受業身通田轅伏鄭代爲大儒源本六經家傳人授終始大聖之篇號爲閎大主父嚴安上書言事感動人主穰苴孫武至今言兵法者宗焉鍾離業陽助王息餐程本寄食海濱淠子午載書三百作忠義孝友儒林文學武功隱逸僑寓傳俠無義

國朝

挫天下之氣弱天下之骨求幾醖悶之理乃腐儒之迂見不知一旦有急于何有濟

今之天下止有仙釋而聖哲絕踪深可痛心而士大夫方將爲異端宗盟爲吾儒戎首不知其禍之烈于何極也

則豪輕季次故齊人而後之言俠者置之狐咺子狄氣足鼓衆士有私伍同袍之役乃過謂之隱憂務摧剪其豪卒然按籍無怪其恫疑引避也作卓行傳治不越闔有脫珥之后亦有雞鳴之夫人北宮嬰兒何爲不朝大國問焉守數精明倉公可謂近之矣郎生望氣能亦各有所長氣同跡異各以其極聖哲之變仙釋閒出作列女方技仙釋傳均之進德勸一懲二城陽大夫自取杜滅梁丘栢騫過而能悛是從未滅崔慶之惡失之履霜作外傳倉頡篇起自上世金匱藏於王府惜韶樂無章不得其亂羽翼經術具列傳

化經史子集之精而妙其與吐其華該博之至難在安頓之妙前後又極融貫可謂文中之聖矣

義君子有道懸之闆食魚乘馬紀有丹書無救於亡文學天性後之作者彬彬乎幽以明爲形怪以常爲體精氣相挾假合爲物情則然耳君子存之作藝文遺文雜志凡一十有八卷爲目四十有三備矣善是之具於人事蓋獨詳焉若曰非徒以存文獻而已屬之其人取義具在後之覽者神而明之此秦杜二公之志郡諸君子賢士大夫之相與以有成者也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爲序

張以忠曰淵灝綜博羅極海外而神簡精密位置人化　國朝作者如林有其名確無其法度有

國朝

其典雅無其體裁眞卓然爲一代典型北地
弇州以下誰堪對壘
又曰此文竟可追躡馬班六朝無論試看唐宋人
作堪伯仲者有幾

[illegible]力句像結構精工詞調高勁而文氣又極古鬱文章至比超唐宋而逼西京矣

起處議論暗結一篇之局後特曲折暢言之

遐遠蓋多違玩者

中丞劉公薊遼疏議序

公既移鎮薊遼者三年所奏議先帝時疏凡五十有一章攀龍受而讀之曰大臣身制四夷從閫外請便宜報成事機權相生利害旋踵兼聽獨斷務出萬全而使凡厥爲功若自口出下從中議如凡所見以稱上意而論道之臣無覆詰之沮有將順之美義所必至辭足達之非是曷繇哉先帝神武雅厘疆埸之政屬鎮以來虜數入寇輒下明詔切責邊玩風火示恩輒以邊大臣徒往來文書閒鎮十路而齊二三其悉意以實狀惟是孔邇京師主將舉事朝發夕聞誰敢

高錬之至極其雄峻

今日之虜得使中國疲于奔命者則以敵勁我弱哉

哉微寵靈益持重以假須臾無它變與其幸不可知之勝挑怨嘗禍不可也即圖戰守戒屬夷狃卒嘗媮近效與其易而置焉之駭衆不可也莫尊於中國莫嚴於畿輔天子命我而虜數入寇主憂臣辱是周公所膺義不至懲艾不得巳矣疏蓋曰必翦滅此而後朝食者臣之心也公一經畧輒及擣巢而使虜常備我其罷不滅于中國則自憚入寇因以爲令先聲致之又使首鼠顧望結聚𡰱解是謂伐謀且曰殘傷之餘次第就緒卒期底績以慰永懷蓋先帝前巳壯之遼之役一月三捷爲拊髀稱詩焉而公復條所自與

此雄謀也非雄文無此壯采無此高調

視今日以險予敵者何如

文氣勁絕

剏舉者三事感動上意延論道之臣以終前疏自今觀之置褁糧待敵之士不以食版築自衛之力則坐費而其防必不工中屬夷挾賞之詐不以廣各邊分探之情則仰寄而其備必不豫欲唯勢是乘戰守相爲非先立于自强之地則失恃而其應必不給也信乎發日新于熟計身倡始于前聞也調習兵馬疏更惓惓戰守奇正帝爲采納其說非常視公矣請斥四海冶壹使邊無遺險論道之臣見以爲得策公猶曰設守之兵于深于堅可據以形即未出鋒鏑之下終不敢自詭必勝是豈一日忘戰也不然無翦滅虜而

此段括盡一篇之意步步收拾步步廻顧關鎖極密鎔鑄極精如此文章非寢食坐臥于漢書不能吐隻字

後朝食之心猥以幸不可知之勝于殘傷之餘施無次第挑怨嘗禍若怵于易置不著超然遠覽之見嫌以創舉自與而忸率常以塞命上且按疏切責此何義乎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論道之臣覆詰相難安得采納其說明詔相勞羣推得策也是編也疏所謂今之急務臣之所言即臣之所行也者公起進士贊畫雲中蕩平倭患三十年于此籌策非虜明矣非不知朝廷之大議臣如流嘉謀日聞于上無非奏議顧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身關利害豈嫌創舉以要明主哉昔人蓋嘗憂之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

筆力矯矯

妙在神骨不可以聲色求

專閫之臣難在謀出萬全在廷之臣難在中無忌沮二者得而國事未有不濟者也

見事必不從分自報罷重得譲誰復言之者不知其所條奏無以使其事若凡所見耳魏相諫止趙充國伐匈奴右地而先零之役獨身任其計可必用也豈凡所見乎儁傑之士指世陳政言成文章昔人所難若是者無幾人卽能從中將順身任其計非凡所見較如指掌者幾人哉又不然從閫外請便宜計定而後發竢可而後舉得之于慮失之一詰豈其才之罪也然則是編也公蓋上以紀先帝知遇總安攘之略下以明論道之臣任大計如已出質有其文武云

張以忠曰高古雄健峻邁崢嶸闊視千秋典型一代



雄文高調篤軼今古眞名世之文

先敘舍中事隱伏按禁軍一段後段閑絡始精然全無照應痕迹可謂文中之聖

讞獄者但知贓吏撓法舞文而已豈知人有智愚則平反亦有未必當者出入

送萬郎中章甫讞獄湖廣序

在大司寇官屬余與章甫爲同舍郎旦夕從事舍中也今歲天下大讞獄乃章甫得報之楚中則謂余曰子以吾聽訟猶人哉卽數年于舍中君所知也一切造對按簿責之見法輒取奏成于手中視其人與情不甚相遠也楚俗良獄赭衣載道而牿桊盈犴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鞫者非一吏繫者非一日衆人所謂無罪者牽于文致不可得反所謂有罪者則其辭又不與罪當不徒受賕吏撓法舞文人有智愚卽文有害辭微意遂隱雖咎繇聽之上觀下

重輕何可不明允哉

洞見獄情

此所謂無罪者牽于文致不可得反

獲有不可信者矣縣道官重成案不欲覆劾且數代去人情冤久不得直則不復樂生自號呼其冤則上以爲犯巳而又被近刑彼知無益于生而且被近刑也後有心知其冤指道以明之者且以身無完膚庭有尺箠亦徬徨懼顧不出一語自救也此豈不髡鉗戮因甚危也豈自愛傷生乎其心以爲是固亦將謂一成而不可變當無異于它吏者云爾此猶百不有一然巳足以損吾照覆之明傷吾見牛之仁而況大猾元憝一朝殺人則亡命莫索株連蔓及坐罪無辜然後從旁圖之莫不以禦人之貨售府辜功百金易

此所謂有罪者其辭又不與罪蒙

精思雄調筆力陡然而論極關係

又說此一段轉出文勢絕好

字千金易辭而或怨家積憤靡于歲月有司姑息久繫憚于論報使其終年造倖一夕訊焉則出言而投抵獄文之隙兩造不備肆為單辭欺玩厚貌其示人詞色且懼且疑佯為錯愕何可復得恃其五聽之術如初捕時哉若使各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一刀筆力足矣烏在其為奉　天子德意何能長我王國也夫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縣道官猶得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猶得移中丞臺治獄御史當報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猶得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而奉宣

此段說讞獄其責甚重益見獄有天下之大命必不可忽意

讀至此未有不中夜徬徨傷心酸鼻者尚得以讞獄爲故事而不審克哉

上恩人命至重也司寇使者旣出則縣道官二千石官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决者舉皆徃移焉而一切復案當報之奏傳律令得可事于　天子梏拲坐解圜㹀立出民以不寃中愛獲致辟雷雨作解元氣鼓盪百物甲圻不亦已媮快勝任乎然有一報不當無論網漏吞舟之魚卽無罪者令不得釋則其獄愈益亡解時後之人愈益自嫌不肯變縣官不復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不復讞中丞臺治獄御史矣寃者繫圄圄苟可以有生孰不引頸從桎縲中日夜望司寇使者至也我乃各責如舊章又以笞掠定之使無

結調鏗鏘從古著作之林所未有

字句古茂精勍

論嚴語毅

有從出之塗哉且楚自辰沅而南徭峒之亂頻年用兵呰窳偷生而無積聚民散久矣殿王中興奮伐荆楚恒以不僭不濫太監于民今之臣子奉惟 天子威靈何可不敬繇獄也余唯都下橫不可問者莫若親禁軍其在衞尉稱貴重臣即互相援庇而豪猾少年多所縱舍弗法衆甫與余得就舍中按之也有父不能字厥子而遽條不殄者乃疾厥子而訟欲殺之會逮則其子自引罪獄且具猶若不敢深發之章甫自爰書覆劾其父禽獸行論誅也其衞尉蓋若有讓焉章甫曰刑弼教自正父子始也及諸中常侍陰託

國朝

用漢書化而確全篇文勢俱振可謂神工

相屬無不危言恐動章甫曰惟官惟來其罪均也可謂不畏疆禦矣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不信乎

張以忠曰氣格雄鍊精采奮揚其古峻處直可上逼西京此本朝金石之筆也詎易屈指

又曰說讞決之難正見據法揆情猶多失實況視爲故事則輕重出入報當者益鮮矣深切詳盡捄世藥石

王世貞與書子相心而材古者也其工極矣予之錯於材也世無通于古者以故無稱子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子也甚於我即百千萬年而其疑子也又甚於我

又作公傳掾鄙之士不盡見古作謂于鱗師心而務

送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梁生徃南海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有所不爲也子相蓋嘗謂　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知言哉所論萬古一時者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自已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

求高以陰撩其勝千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相半而至于有韵之文則心服靡間言

劉鳳作公詠序公文夙夜淬厲力振衰風雄峭奇勁矜厲莊近可謂古之極軌無復遺憾詩則唐民之盛七言軼而且之餘輙極豐隆之杪勢自肯構者木

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其次朝不坐燕不與儻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於我而况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咏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喻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隅則屏息辟之耳既以强人人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為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輙得聞焉是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

自負岸然睥睨一世寔有命世才非苟而已也

詩所以窮而益工

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暮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雖陸沉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不可竢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卽有詠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為乎向吳舍人亦為余言子相於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吏部何憂不卽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卽世俗之見以竭

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窮一日之力謬爲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稱列至爲稍黠者所窺遂爲太過矯失不復區別眞僞槩天下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爾然豈詩之罪哉直其公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爲矣可以無公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張以忠曰本朝開國以來人文蔚興然不無有宋衰弱之氣　敬皇時北地李生起而振之翕然丕變　肅皇時滄溟輩出黜時崇古一時詩文于斯爲盛讀此知公自負固不小

高邁宏俊望之傑然卽之夷然雖復鎔鍊之至而神氣雍容深婉風雅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嘗曰由來賢達勝士登此山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

劉公樂峴亭記

公既在襄陽諸生閒不樂也已乃謂御史君曰昔爾先大父之除新鄭雖介然一王官之大邑丞乎固周室之未成子也豈其事長而我伐伎以馮人豈其行意而人稱功以加我蓋三載人莫知之矣人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樂我始慨然慕羊叔子杜元凱之爲人今亡論其位即其功懸諸所遇如此其難也不得乎丞將求乎身孰與不得乎身將求乎子也獨如嚮之人哉吾所爲營峴者以若效爾大父于不窮而吾將老焉以是爲樂耳方叔子建平吳

知魂魄猶應登此也祜卒杜預代將平吳終祜之志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峴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後不為陵谷乎

之議欲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逼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徑詣秣陵巴漢奇兵出其不斥卒如所言何策之明也元凱既激滍淯諸水以浸南陽諸田萬餘頃遂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以瀉長江之險而通零桂之漕民到于今利之何計之遠也是皆蹤跡之所往來精神之所暢悅山川之所動盪勳業之所肇造策之所為明計之所為遠以是得于峴而後世誦義不忘猶我視若于此者若能無意二子于此乎今天下南絓于越北搆于胡匈粟膠滯飛輓繦絕此亦羊杜一時今何以明策

因嘗峴而及羊杜當年勳績因羊杜而及今日時事則樂峴非徒峴之謂也蓋經國遠猷濟時宏烈三致意焉

抑揚頓宕情辭深婉調度悠揚

遠計入告我后而無勤諸執政乎即使持節監胡若粵諸軍事不者大輿卒治河若以使者行水惟是南北交儆力百倍吳晝何所出何以係尉它伏中行而笞之背縣官之費歲且鉅萬乾溢不常仰給遂詘溫淯零桂不啻涓委今何以芻粟相屬千里坐至以無爲諸執事憂吾非其峴之謂夫固謂二君子之嘗至于峴也不然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二君子得此于峴若得二君子于國家而吾以得峴于若吾何爲不樂哉杖屨不具眺望不適談詠不揚飲酒不歡琴瑟不鳴俎豆不大吾之事也吾何以知若能爲羊

羊杜二子勛名士也超然遠覽則二石亦餘事

又挽又宕

議高神遠而更有逍遥之氣

叔子杜元凱與不能哉彼且曰百歲後魂魄猶登此山也未嘗不流涕于斯人陵谷功名相爲變遷彼且奚以二石爲矣此其辯在詹何之說子牟也不得乎丞求之乎身既得乎身推之乎子公之所爲自勝者婉矣爲峴而樂庶乎縱之又何害乎心居魏闕之下也預嘗自謂武非其功祐蓋曰疏廣吾師也出處之間古人難之慕叔子元凱之功而猶不忘鴻鵠龜鼂之踰余于是知公不言而有以自與焉蓋曰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然不于鹿門而于峴也則托龐公于二子矣

